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九至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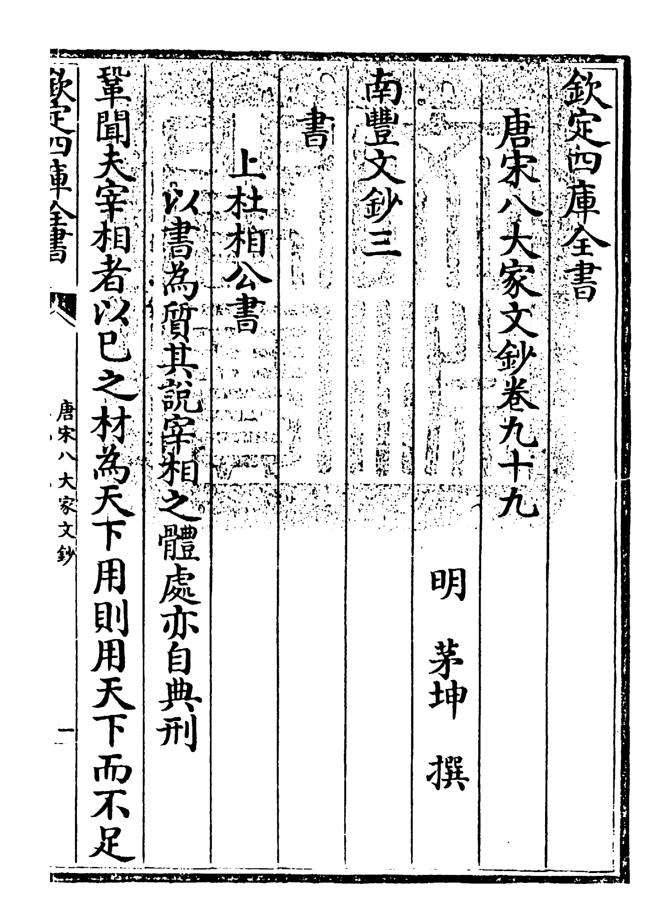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舉人臣孫祥鳳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九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三

書

上杜相公書

以書為質其説宰相之體處亦自典刑

鞏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

使卿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大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

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隅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有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閤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

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内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

議者亦衆矣閤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
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
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閤下
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充其志豈
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
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
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閤
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

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沉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令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葢其

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

與杜相公書

此子固所不可及處在不失已上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閤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舄履於門下閤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煢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

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敎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既施而自以得不躓之誅顧未甞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朴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内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儗精疲思寫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

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内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懐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

與孫司封書

憫孔宗旦先儂智高之反而言而猥與不為禦

賊者同戮而無聞其為書反覆千餘言句句字

字嗚咽涕洟可與傳記相表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戸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戸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

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
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
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
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
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邪罵不絶口智高度終
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
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
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

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葢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令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

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令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巳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巳理天下巳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

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警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

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與撫州知州書

子固有一段自別於衆人處之意而又有所難言故其文迂蹇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叅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嶤乎其高浩乎其深煜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

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婞婞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此

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于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

與王介甫第二書

介甫本剛愎自用之人此書特為忠告甚篤葢亦人所難及者但其砭劑多而諷諫少恐亦不相入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

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敎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葢先之以敎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治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巳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巳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

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敎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敎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巳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巳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

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

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為何如

寄歐陽舍人書

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為其父墓銘書特勝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葢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葢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

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茍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

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葢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狥不惑不狥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

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

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答范資政書

頌而不諂伉而不驕

輩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輩雖不敏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輩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輩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别朞年之間相

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葢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犖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葢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弃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于衰薄之中為有激于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此書所議甚舛姑錄而質之有識者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

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葢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

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

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

而不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窹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益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每

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逺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未盡願更疏示

以仕莽擬箕子之囚奴抑已過矣況美新乎以子固而猶為附和其說甚矣君子之權衡天下出處必至聖人而後折衷也愚獨謂揚雄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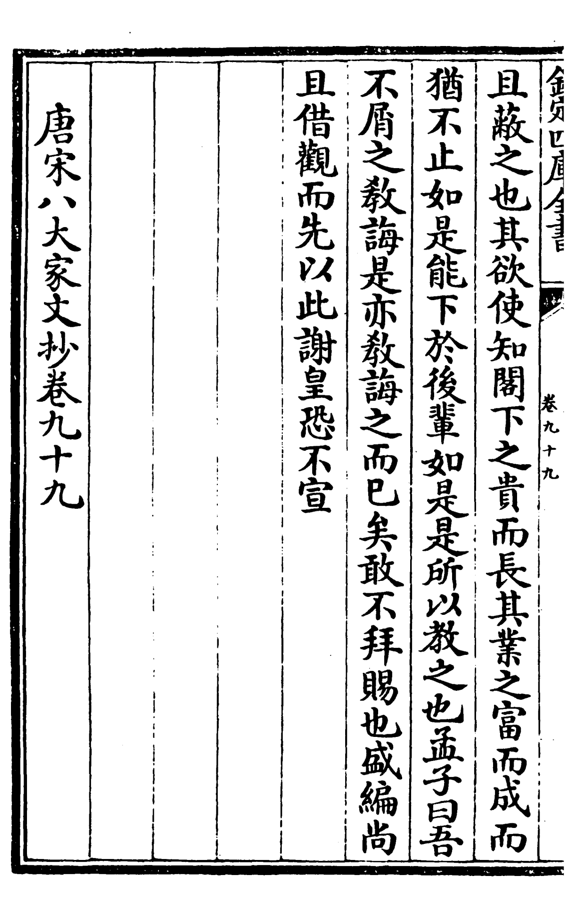
逮楚兩龔

答孫都官書

書旨多蒼然之色幽然之思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也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

夫豈易至於是耶輩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耶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輩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輩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輩誠怪閣下自處之過而為以賜輩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輩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



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不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四

序

戰國策目錄序

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

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敎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

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

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

軼宕

南齊書目錄序

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

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

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葢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

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説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

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葢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葢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

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以內宇論佛之旨頗非是蓋佛原非以吾儒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彼只見自家本來原無一物故欲了當本性耳欲見本性故將一切聲色

臭味香法多為丟去耳而非以狗內故也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葢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

思曰睿睿作聖葢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旣

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

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也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

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唐荆川曰通篇俱說聖人之内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王遵岩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倫矣然說佛之失處不能如是其稱吾道大旨亦不能如是精也

陳書目錄序

文屬典刑不為風波而自可賞佾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

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歳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歳而後乃成葢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

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挍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挍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挍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

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

於善矣葢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葢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太祖皇帝總序

曾子獨見其論宋太祖與漢高兩相折衷處如

截鐵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

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葢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巳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巳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

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强僣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

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鬬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誘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撿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葢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寇也葢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

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邊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懐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内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懐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東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凑下粤蜀吳楚甌閩之君

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外域並聚闕下四海之内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内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葢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歷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

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甞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為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

漢祖初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搒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强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

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
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
之一漢祖涸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
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
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
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
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
之容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

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葢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唐荆川曰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有滄州上殿劄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仁宗

御集序參之

新序目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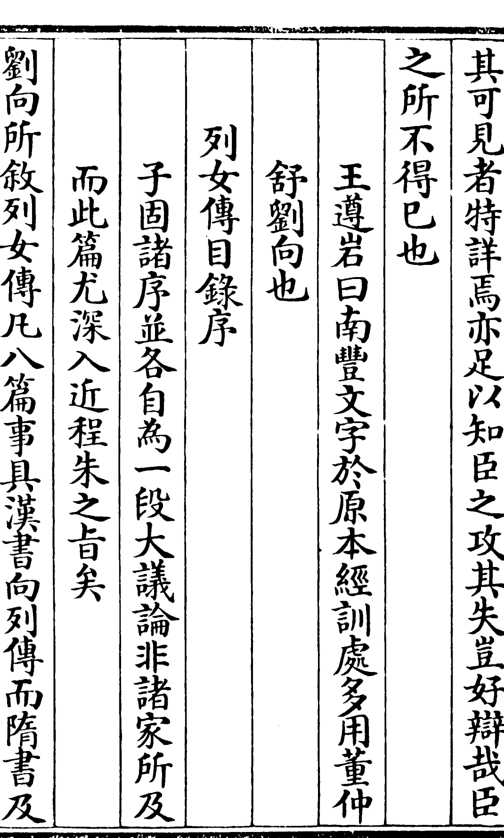
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葢九州之廣萬民之

衆千歲之逺其敎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歴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敎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

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脱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茍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

柬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柬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葢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



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岩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列女傳目錄序

子固諸序並各自為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

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

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葢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葢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

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狥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葢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

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葢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岩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



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說苑目錄序

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



往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虚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至其枉巳而

為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巳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

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徐幹中論目録序

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

今書此篇鈌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葢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

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挍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

之意焉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一百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一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五

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按曾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

柳歐所及見者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叅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葢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

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甞同也後世去三代葢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

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説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

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撙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羮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茍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歴千餘歲民未甞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

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説

李白詩集後序

不論着李白詩而獨詳白生平蹤跡此其變調也然其結胎在臥廬山永王璘迫致之上蓋如此李白夜郎之流潯陽之獄可釋然無愧矣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

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葢亦其畧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敘葢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

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

須覽公所序奏議之忠直而能本朝廷所以容忠直處纔是法家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

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葢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隠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隂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

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茍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雎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歴官行事有
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忭為公之墓銘云

王遵岩曰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

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

强幾聖文集序

范希文與歐陽永叔為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畧西夏時辟永叔為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當與公同其退不當同其進也何等卓礮幾聖之文今不可見然平生所自見者並

屬魏公幕府則予固之所不滿而風刺之者已見其概矣此其文之典刑處而王道思所批鐫云云非是

幾聖諱至姓强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戸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殁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囑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其輩類出輒取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為吏未甞不以其間益讀書為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為相國韓

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鎭京兆及徙鎭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士大夫賔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槀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

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

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王遵岩曰此序雖不立意發論而頗有逸氣蓋少出於經而入於史氏之體故亦有縱步若王氏兄弟之序則繩趨窘武蹜蹜乎如有循矣信乎周道如砥非君子莫之能履也

王子直文集序

意見好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甞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甞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

盛哉自三代敎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

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

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敘予
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
云

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按王荆公所為墓銘
與其相答書大畧賢者也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
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

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巳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葢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强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

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令家於頴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弃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文集序

以詩文相感慨

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

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葢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澮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没而無傳或播其醜

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歴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

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唐荊川曰文一滚說不立間架

齊州雜詩序

雖小言自中律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

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

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

注處極渾雄韓歐與蘇亦當俯首者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

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

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

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

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

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竒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税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乆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陜以西經畧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乆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

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
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
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説亦
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宫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
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
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
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税二百
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

民者葢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葢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曽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

孫輩也

王遵岩曰先生之文如此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叅之歐陽公所贈楊寘琴說序不如遠甚而其學問之旨亦似有得者錄之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

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葢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

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虚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

事稱於世云

類要序

其書之所纂本微淺而公序之亦難為措注故其旨不遠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賛名命入為翰林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

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逌知

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予序予與公仕不

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諸首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一百一

